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七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雜著四

燕書二首 明 宋濂

鄭伯卒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及厲公自櫟入國將盡劉諸公族懸劍於國門且下令曰敢爭者斬子俞彌方病聞之歎曰是何亡國之政也乃令左右扶見公未至公

逡呼曰大夫力疾而見寡君非欲嘗國門劍乎聲色俱厲子俞彌陽驚曰何謂也公語之故子俞彌曰君能如此過文王遠矣臣頓首賀且不暇況敢爭乎公解顔曰寡人焉能過文王也曰臣言不悖君實過之公曰大夫言何易也雖然幸卒言之子俞彌曰君之過文王者無他威勝也公說前子俞彌問曰文王初伐犬戎次伐密須次伐耆邦次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徙都之其威盛矣大夫乃謂寡人勝之其故何耶子俞彌曰文王

之威能行天下而獨不行於周宗故其孫子之蕃兄弟
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此無他親親也
今君欲兵之非威勝文王乎公艴然見乎色曰大夫言
固善如儀豐之黨何子俞彌曰鄭之公族盡二人黨耶
君奈何殲之臣所居之南有山曰陽都之山甚深羣熊
萃焉熊性惡血偶度絕壑棘刺脅血見若濡縷熊急爪
之血愈滋爪之不已膚成坎原原如泉湧熊不能禁剜
去其膚而血弗息竟擢胃腸以死鄭之公族猶一體也

今因公子五爭不問小大盡劉無乃與前事類耶公矍然失聲曰吾過矣吾過矣遂下城門之劍寘諸公族不論君子曰鄭厲公之愎諫誰能犯焉子俞彌反覆言之而公弗格者以順入以正出也內經曰寒因寒用熱因熱用其始則同其終則異於戲豈特醫師之爲然哉

楚師師伐晉晉人恐嚴甲兵以待楚入河陽退師未幾又入如是者三晉侯疑朝羣臣問焉伯瑕對曰楚誘我也急宜毆弗毆必深入存亡不可期晉侯曰子計疎矣伯

瑕恚曰君如弗納臣言臣終不能俘隨君請先去之晉侯斥之問步穀步穀對曰楚非昔楚矣執政衆乖內嬖日盛曳綺縠而副玉珈者後宮千人旦謳暮酣惟日不足焉能及我問士渥濁士渥濁曰穀言固當亦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楚西有秦難東諸侯則齊鄭魯衞枕戈待隙獨吾國有新喪未暇攻彼虞我兵起五國必應之故先動相制耳不足慮也問范匄匄對曰如二大夫言問韓起韓起大笑絕纓晉侯變色曰大夫笑寡人乎起

對曰老臣何敢笑君實笑雁奴不知也晉侯曰何謂也曰具區之澤百雁聚焉夜必擇栖恐人弋巳也設雁奴環巡之人至則鳴羣雁藉是以瞑澤人熟其故爇火照之雁奴戛然鳴澤人遽沈其火羣雁皆驚起視之無物也如斯者四五羣雁以奴紿巳共啄之未幾澤人執火前雁奴不敢鳴羣雁方寐一網無遺者今楚師進退三執火之謂也君何不少察之乎晉侯曰寡人不當如是哉於是大嚴守備楚子聞之曰勿謂晉無人不敢侵君子曰

晉侯其善謀哉集衆人之慮必有一長者及韓起獻計楚人知悉其情遂退師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況士乎

言命

方孝孺

方子灌蔬於圃客有言祿命之術者方子曰若欲知命之說乎窮乎天地之紀推乎日月星辰之行參乎氣運往復之端而後可以言命之粗而余何暇言之而余亦何暇聽之然吾方治蔬試與子言蔬可乎始吾與二鄰

人執疏各數十畦其土同樹之時同疏之種又同其一人耨之甚時溉培甚宜其疏爲最盛藩籬不固一旦牛逸而踐之無遺植也其二人怠而不治時雨既畢草處其上而疏伏其中萎蘙隕穫無復生色吾閔二人者之爲葺吾籬使物莫能踰數耘屢溉俾疏無所害故吾之植獨盛以大玆二者亦可以言命否乎世之斂于封植進取以致富貴而不虞外患者踐于牛者也不能自修而困於貧賤者勝于草者也於命何預焉今徒言豐嗇禍福

制於天者有必至而不察修治警戒由於人者有未至天人之道離而命之說窮矣雖然此吾庶民之圃之喻也非王者之圃之喻也萬民者王者之蔬也九州之內王者之圃也仁義德澤其培溉之具也政教刑罰所以剔汙萊而理之也姦宄盜賊踐吾蔬者也酷吏橫斂敗吾蔬者也聖人在乎上敗吾蔬者耘之除之踐吾蔬者斥之攘之而歲免其租月賜之餔同其好惡而恤其窮孤故其民多富而少夭好善而無殃斯時苟以六物推民

之災祥豈無短折困貧者乎而卒不售者人事修而天莫之違也及其不然可以踐敗之者有所不修而可以培且溉者有所不行故其民多不能遂其性而樂其生然其命之出於天者豈無福壽康寧者乎亦卒乖戾者人事廢於下而天亦莫能違也故盛世衰世之民其命皆不可推宜然而然不然而不然此人之所能知數之所該也不然而然宜然而否此理之所不可徵天地之所不能易而況於區區之數乎若行乎今之世其操術

必精矣閲乎世之人必衆矣亦甞見有宜死而壽宜貧而富貴如吾之所稱者乎苟有遇焉則幸以告吾吾將擷園中之蔬歌太平之盛以與子言命

擇遜 羅玘

於乎自夫父有殺其子者則父子爭國世可有也况兄弟乎由是兄弟有遜國者遜爲吉而爭爲凶自夫子有弑其父者則父子遜國世可有也况兄弟乎由是兄弟有爭死者爭爲吉而遜爲凶是故遜君子吉德也在小

人為凶爭小人凶德也在君子為吉古台陳廷幹問遜齋之義余作擇遜以貽之

審力　羅玘

臨川樂鳴殷出知宣城縣行與羅子别羅子揖而謂之曰昔秦武王將脩宗廟之鷰為鼎者三上千鈞中百鈞下十鈞進羣臣謀之曰寡人欲置是於先王之廟必衆人舉之恭乎必一人舉之恭乎羣臣伏思之對曰必一人者王於是下令國中者曰有能舉千鈞與車百乘百

鈞十乘十鈞一乘烏獲過之睥睨焉舉十鈞者獲車一乘歸舍人尤之曰咄何不舉千鈞而獲百乘也不然亦百鈞耳獲曰不然獲非難于千鈞也顧獲之榦固衆人之相差爾而王亦奚信邪王如愛其鼎疑獲之折其足也改而妝其令而以衆人舉之均之至廟而已爾獲雖欲一乘且不可況百乘乎居三日善飲食之進而舉百鈞者獲十乘歸又居三日益善飲食之進而舉千鈞者獲百乘歸卒如獲言秦人於是知獲不獨其力也其用

力亦已審也今宣城子之千鈞鼎也慎而舉之積信而待之無欲速焉不如獲之獲一乘以至十乘十乘以至百乘吾不信也鳴殷喜曰吾茲從事于審力矣

黜誕　劉鳳

爰有鼓頬佞夫翩姸小子學未究于通方才未成乎一藝競煽浮澆豈類究丘之蕩狎遊朝夕妄希稷下之談嘯不逞之羣肆胸臆之見私為標置横相詆訶非子眞之懷古詎識人倫異郭象之懸河何能賞鑒加以不窺

作者之門尚遠藩籬之下罔讀邯鄲之碑焉識顯陵之字輒欲較彼短長議其工拙亂紫渝朱凌黃姤白瑕纇流其口吻貝錦成於舌端或褒述過情寓抑揚於言外或銓流失次託諷刺於辭間或藉彼文雄因其品目勢成挾主意在憑陵誇飾無當方從泉注抉摘同異亦已蝟興致亮拔盛才翻為塵點沖懷雅士徒遭毀敗斯元伯不甘於見夢許子因之而舉聲者也復有聆緒言於座隅接清風於俄頃多其耳學謬稱暗解未弛負擔敢

為宏論瑣玆賈豎特肆猖狂望餘暉而借光並順風而
托勢亦情馳意惑目蕩心搖歆豔名華慕戀聲哲忘其
駑下顛倒其間雖不足貽玷缺于青蠅亦可為笑資於
談苑也溺于風之相煽遂使黃口呱呱已濫觴於流俗
番番小子厥匍匐而爭趨襁褓之内皆謂童烏巫史之
兒悉稱幼達視前人為蹊徑每空空而自喜附和之徒
仰其鼻息待之舉火復為之欺父兄而取憐鼓庸愚而
騰價訛而益訛醉而復醉悲夫大吳以三讓始其風獨

道隆其化言游誕其英華延陵表其廉退沈鑠斯盡陵
遲迨今謂之何哉覆波方被而介人之操獨申嘖議繁
興而在握之珍彌曜龍劑寡而奪衆薫貞行微而掩玄
素詠歎之作焉能翳彼幽音知樂之倫乃復揚斯𦙶奏
千載之魂尚申悲於王弼一時之論寧有恨於劉歆故
知懷絶俗之見者不旁採於衆謀守獨定之説者不遍
諮於道路必若飛響迅發逸調間起排黄雲而儷曲度
幽蘭以齊潔荆人見之而屢驚鄭客望焉而却走矣

慎履　宗臣

予聞之蘇子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則斯語豈不誠甚當哉是故吾未見夫居則憒憒出則炳炳者也吾亦未見夫居則井井出則汶汶者也是故古之君子其持己也譬之持璧焉全則璧不全則瓦矣其戒慾也譬之防川焉一決則潰敗四出而不可收拾矣其忍性也譬之滅火焉不以水沃之則炎炎而上其勢將至於燎原矣是故君子慎之也今夫上書公府獻策

當塗稽首乞恩帰門求謁非高士之風也險心側目日
伺有司之短而持之而因以行其私不得則肆言訕謗
轉相煽惑非元吉之履也假借名器逋賦侵敓儒服跽
立雜之胥徒甚或代書訟牒以需賄食其視有司之署
若履其家焉非大雅之觀也狎暱徵逐卮酒歡噱朝酩
夕酊蒱博大呼而或游戲倡優淪溺簪珥非端人之習
也日夕衢市凌雜米鹽一言不相中輒張目攘臂折支
敗面桎梏囹圄且甘心焉非居身之珍也歲暮途窮一

志茍得饑稟出納飲祀擯相需賄里胥代庖而竊非長厚之道也多士戒之哉今有言麟鳳之遊於郊也人靡不爭覩之鵂鶹之鳴而聞之者掩耳而走客之山行也松柏則敬之桃李則悅之荆棘則思以鋤之矣夫閩不稱彬彬鄒魯哉諸生生其間而日有感于先達大儒名卿之為者其為麟鳳松柏之儔明矣萬一而有鵂鶹荆棘者出焉亦何面目以見爾之先達長者乎況又有惡而鋤之者在也

誡俗

宗臣

夫禮者所以維俗也而俗之所趨一往而不可復則反至於廢禮嗟夫禮不能維俗而反為俗所廢可畏哉可畏哉其他不論論其大者今夫冠而字之聖人教天下以成人之道也今髫而學者輒字矣頃之號矣未及勝衣而已巍然大人長者之稱矣及其冠也父既無以命子甚至竊仕者之冠冠之何謂乎昏禮者聖人教人以人道之始也今也不擇德不論才富則昏之貴而富者

亟昏之鬻田聘婦殫家遺女佩環盈路緡綈滿車不然者夫厭其妻而舅姑輒怒罵其婦昏姻論財古之君子夷之而今乃甘心焉喪禮者聖人教人以厚終之孝也今也苫塊未視布筵勞賓飲食相藉破涕為笑召僧供佛吹竽伐鼓衰絰而居展采姻聘富有貲者泥堪輿之說而暴露其親以求利後人貧者至以其親骸而付之水火滅之是仁人孝子之所驚悼而不忍言者也而今之人何心哉祭禮者聖人教人以追遠之孝也今也大厦

廣室高臺曲池少者千金多者萬金而為之先者乃不得咫尺之地而受享焉貴人之臨供帳治具烹羊炰羔羞醑雲縟而為之先者則尋常籩豆之設而無所加意焉且歲時墓祭又多男女之戲而耳目之觀也何視其先不若其身與客哉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蓋傷乎世俗者而為之非也諸生者而亦復為之非之非者也且諸生之所最尊隆效法者

非朱子哉其所輯家禮固天下信之而萬世傳之者也諸生内以諭其父兄外以諭其鄉之長老子弟而稍稍習其説行之雍雍磷磷斐斐翼翼而遠近觀則古禮雖不可盡復其禁俗之不至於廢禮也有餘矣是在二三子哉是在二三子哉

國勢

張居正

國勢彊則動罔不吉國勢弱則動罔不害譬人元氣充實年力少壯間有疾病旋治旋愈湯劑鍼砭咸得收功

元氣虛弱年力衰憊一有病患補東則耗西實上則虛下雖有扁盧無可奈何昔有人年七十矣而患腸澼醫曰此臟熱也飲以寒劑寒停胃中腸澼未愈而病胃不能食醫曰此中寒也投以溫劑助其飲啖虛火內炎胃未殭而病胠冒不能寢於是又從而消導之下利數日而斃矣此其治之非不對症也而卒以死者元氣不勝故也是以君子為國務殭其根本振其紀綱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釁脫有不虞乘其微細急撲滅之雖厚費不惜勿

使滋蔓蔓難圖矣

製器　張居正

今吳中製器者競為古拙其耗費財力類三年而成一楮葉者是以拙為巧也今之仕者以上之惡虛文責實效又矯為拙直任事之狀以為善宦之資是以忠為詐也嗚呼以巧為巧其敝猶可救也以拙為巧其敝不可救也以詐為詐其術猶可閲也以忠為詐其術不可闚也

語言談　張獻翼

言有下流之言如暴棄訕謗之類是已有市井之言如炎涼貨利之類是已有荒唐之言如浮游不根之類是已老子云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莊子云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況言下流之言市井之言荒唐之言乎苟類斯言不為下流則為市井吾望汝曹為才子弟士君子而可有一於是乎鄭五花歇後語可鑒也然芻蕘之言狂夫之言又君子所聽而察焉者芻蕘與狂

夫非下流市井之謂也有理寓焉如孺子之歌夏諺之類是已下流訕謗市井貨利談聽之不覺喜談而樂道不惟口不可得而言耳亦不可得而聞至謬悠之說荒唐之言尤不可不誠修其内則為誠修其外則為巧言易以辭為重上繫終于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於六詞驗其誠不誠也少見鄉曲有一前輩善為俚鄙頌刻成篇播滿人口以快一時之意於人若無大損而於已損德不少君子隱惡不談人過自是長者之道非懼

害至此而不為也自有不忍言者此雖小惡終基大禍
汝曹幸所見皆長者自能言以來耳不聞下流市井之
言況俚鄙之詞乎吾深懼此事不得不為杞人之憂漆
室之懼予少侍文待詔先生之側嘗云人有一言涉于
虛百行俱隳矣前輩之言有旨哉汝曹念之見富者勿
談己之不足似乎有所求對貧者勿談己之贍足似乎
有所侈不問而告問一告二皆非也對長者切勿妄談
他事涉於輕縱對處順境人勿多及沈淪蹉跌事遇失

意人勿多談飛揚快利事見閒適瀟洒之客勿論隱顯貴賤盛衰及風塵除目中事恐妨其雅懷且乖雅道自負之意遭俗客世人當隨時應答勿引丘壑烟霞詩章文翰事恐拂戾其情語云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凡情多忌諱勿輕率談已胸懷恐誤觸人之忌犯人之諱亦足招尤陶淵明云悅親戚之情話情話豈概施者哉蘇瓊字珍之清河太守道人研為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縣為徵每見談問玄理研

雖爲債數來無由啟口弟子問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路何由得論地上事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馬人曰臧氏皆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而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顏子淵成童學孔氏之門問君子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

人不輕君子也問小人曰毁人之善以為辯抉計慊詐以為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裴令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碧池繡尾魚未長漢書未終篇為可恨爾張曲江語人曰學者常想胸次吞雲夢澤筆頭湧若耶溪書量既幷包文情亦浩瀚陶淵明聞流水聲倚杖久聽歎曰秋稻已秀翠色染人時部胸襟一洸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李白登華山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天帝座

矣恨不攜謝脁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戴顒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汝知之乎周昊語常帶華藻李時安曰時方三月坐間生無數牡丹花矣張祐苦吟妻孥喚之不應以責祐祐曰吾方口吻生花豈惜汝輩宇文卓方執崑崙玉盞聽左丞擅超高談不覺墜地羣公對雪尚隆之曰麪堆金井誰調湯餅吳永素曰玉滿天山難刻瑯環李白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於齒牙時號李白

槊花之論古人言談高者大都如此卑者亦不至令人洗耳昔人在傭奴之中片言令人拔擢曰子若無言我幾失子矣太真終日無鄙言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王黄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温而已既出座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詞寡躁人之詞多推此知之宋史載孫甫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之時人言終

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言談如是斯無惡於言談矣予從弟鳳文廷儀輩謂予出語皆成章雖對親狎未嘗發一鄙語予不能然羣從所見有如此

浮巧　屠隆

甚矣人之好附而趨利也史言漢武帝好神仙海上燕齊迂怪之士爭搤腕言有神仙近世為甚當途好趨奉則爭媚色軟言噂喈奔走以進當途好財貨則爭輿金輦玉納賂通賄以進當途好道學則爭寬衣博帶繩

趨尺步聚徒結社高談性命以進當塗好佛老則爭言泥洹羽化虛化空無寂機鋒玄解飾有道氣象以進當塗好功名則爭談黃石素書五兵三略攘臂請纓南征北討作英雄面孔以進當塗好簡朴則爭敝車羸馬麤衣糲食內或多慾外示清真以進當塗好詞賦則爭誇雕龍繡虎人懷寸珠家藏片玉握管函牘以進水石幸投椒蘭遂緦因緣梯媒獵取榮利一旦時移事改大謬不然矣見貪婪饕餮者得利則不羞以身為溝

經黃昏閉户白晝攫人擾擾㒸㒸有同牙儈見清淨介
特者得利則麾斥問遺許首筐篚矯亢詭激始立名
高而徐收其厚利及一旦器寙誰無耳目人可欺乎見
建言者泰山北斗位望隆赫則脂韋而效姜桂軟曲而
勉骨鯁爭伏闕陳言犯顏批鱗兾得一嚴譴而去淒涼
一時榮華無已是何此時龍比之多耶劉向與歆永同
朝劉蕡與李栖楚共列魚龍硋玉溷而不可復辯世道
人情日趨浮巧可歎矣

務真 屠隆

古者文章氣節經濟性命之士如鳳毛麐角寥寥哉代不數人當今之世綜詩文則曹劉接踵徵氣節則龍比連肩語經濟則人人管蕭譚性命則家家孔老是何今日之氣化反盛於往時也嗟乎古人多本色今人多贋物古人務其内今人務其外甫操筆伊吾氣盈趾高秉鉞登壇目無先喆偶嬰逆鱗逢怒得譴沾沾自滿滿面皆龍比人物以爲大丈夫之事止於此而已不勝其脂

韋繞指之心頭項綸巾手揮玉麈慷慨自許不曰隆中卧龍則曰東山安石或出而萃百人旌竿之下亂矣談孔說老倒峽其辭懷仁負義成仙證佛欄柄在手而或失聲破釜見色豆羮識者嗤焉夜光明月世不恒有假魚目以為珠飾珷玞以為玉則充肆矣余願今之君子無亦務其真乎

代石言 虞淳熙

靈竺名勝惟九里松飛來石天下奇觀向年松尼道民

曾作謡以泣轉移大老之意既已易容今此石災道民欲存開闢之峰比救唐時之松尤為急切故向既垂涕而道今可無髮衝冠而談不欲默一也況貴人向頗有一日之雅因我卜鄰因鄰禍石勢不容默二也朋友之道小過責善大過痛言過而不改是謂獨夫若苟懷小惠之私是坐視大惡之就誼不容默三也良醫對治有觸人之大怒而疾瘳世之忌醫有痛割其贅疣而痼愈葢不比桀紂非至諫不牽猛索不回頭勸百諷一改悔

庶幾情不容默四也山靈夜夜相泣欲言而無其聲寺
僧隊隊石頑能言而詞不達天不容默五也作代石言
石告貴人曰我石無口口在世間我石不言言在天下
我石自盤古皇帝迄今萬歲聖人峙立此土名曰飛來
蔭蔽郡城阜安人物富貴由我鍾毓而致科名由我秀
麗而崇許由愛我棲隱其間惠理知予加之美號今蒙
貴人見愛為寵實畀諸君以為石乃公物疊靈山之假
何妨取靈山之真其不知石是雲根苟剪一片之雲實奪

一峰之秀豈不聞玉在山而川媚乃忽珠盡徙而龍亡可憐去歲以至今朝始猶擯擡浮石今則挖掘心胸始言盆景列排今則勢侔艮嶽今雖掘土幾尋後必開坑百丈始雖勢在一門今則效尤接踵喊聲震地鎚鑿市轆山鵰衆如虎而如雲擯挿似戈而似雨金聲累歲敲碎道民之心搬運百千活剜寺僧之肉然且嫁言已實不遺而暗利土人之盜來又復笑言我自美觀寧惜賊人之唾駡故土人有天坍長子頂之言山匠有地主大人

歡之說是猶警盜而無論窩家詳刑而不甚主使雄心惡發巧語誰欺雖宋世開花石之綱凶不若是元亂鑿佛身之血惡不如斯一寺之流散不足論獨不念會城之秀鍾乎一城之秀氣不挂意獨不念己身富貴之由來乎己身富貴欲享盡獨不顧朝廷之香火當存乎淫石迷樓窮奢極慾神明土地含怨而未肯顯靈鷲山王睨視而共須時至我令冷泉終日湯湯相告而貴人若不聞我等衆峰終日點頭如求而貴人若不見必至

崩我身絶我脉而後已哀哉痛哉賴有道民如刀之口尤恐言出而累以禍隨幸而道民似鐵之心誓願頭存而與壁俱碎一言夕發萬里且聞伏願靈隠寺歳時朔望祝願萬歳聖天子聞之伏願守土觀風名山大川之寄大諸侯聞之伏願郡城内外間鍾靈峰諸大夫士庶聞之伏願會城遠近百姓軍民共有富貴科名之望墳墓祖孫之念者聞之定發公言將伸清議倘然膚剝如救頭然泣血謹告

彈陶　黃道周

臣按齊宜都王侍讀奉朝請臣陶弘景名崇矜飾志圖清傲本疎上懷豈苟直職臣按弘景委雉道成遂總奏記兔園之筆斯濫鶴禁之澤寧歎爾乃遡羲求陰疾趨避景訣詞青苑搔首朱門夫東方朝隱矢諫於上林巨靈見精重懲乎土木豈有遐想巢雲近阿築怨扃戶掩扉而明雅尚及其舟棹遄征車帷載道徘徊臨水傾竦盈朝雖蹠二疏無方兩福既而蕭鏗被難故主就沒爰

著感夢之編並及冥通之錄知之非幾言而贅矣若夫
蕭衍攘主齊祚云移邏將之稱甘露刺史之見虢虞淫
士市招佞臣鼎沸雖寒越薛蘿饑捐芝澀未足以望
徑閬風問津員嶠遂乃薄浣烟霞大飾塵垢五集識文
皆成梁字先脩賀表進之於朝夫道成相諂未衰叔達
而句容行邁更遠東關諒久約以圖榮何前高而後佞
也如謂天子故人郎巖同慶未聞牛牢脩書於文叔德
操奉表於蜀后且晝日三接以錫康侯十年乃字以别

貞女詎有肥遯之逸民而踵懷清之寡婦日煩營構動稱勑書言之醜也可謂榮乎臣謹案真誥華陽昔爲三茅所治不降漢帝之碑既爲二許攸棲未煩晉主之牘率皆道齊玄牝璞隱無名今三茅雖趨包山上爲貞伯玉斧亦侍上相職秉帝宸弘景不應濫竽茲土且主清夙典舊有明科劉安之稱寡人罰使守廁王弼之迷易象屈爲司門臣按弘景僞爲冊文私錫徒弟妄傳真誥依附楊羲宜從劉安之例以戕王弼之吏豈特外益醫

方有殘蛆命下經鄧郡不獲飛昇而已哉仰塵玄牒需正明刑

責和氏璧　黄道周

曼倩好張緣兹見輕乃責和氏大據矜激時和氏辟上大官壐侏儒謂之比大不敬乃晦其文作答客難曹公暇日求覩斯什爰敕劉禎使誦其事禎曰非惟臣亦有之凡物德不足以潛而授色於實其命曰淫德不潛不足以光而見青於陰其命曰菑能不擇主緒貸而輕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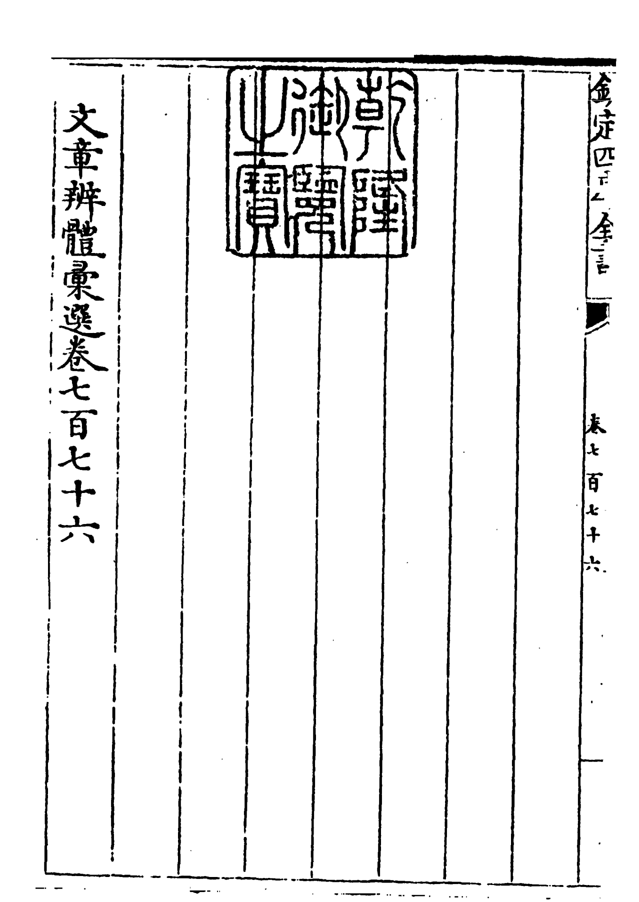
命曰胥靡知不足以衛其親奔罰而嫁誅其命曰有尤之妖若夫璘石夜明已革庖羲之朴枝斯西錫下發重鎚之藏青鳥遠卻於白環赤爵謝飛於黃玉苕華名勒伐國之姬天智聲傳戢身之瑣鎬池君四世之靈先昭於上時廣成館九賓之詐後約於西河積實如山非徒粲衣之夢雨金在櫟兼申灰葉之感爾當其時入貿詐而市聲家相皮而棄樸信款中之見疑而蘊美之沉戮用當遠跡涸塵椎光瘞采龔以千嶄櫝以層崖使緡網

之下羞寶石於陳倉而燔燎之餘悳玉藏于泰霍爾乃處不守藩宇無寧土凝雪之膚靡而欲蕩雄虹之氣結於上蒸使夫傈佻之徒窺如樓於積紫抵巇之輩汚圓景於衰途所謂冶躍金而不祥暗投人而見怪固外眩者之中輕而淺蓄者之易敗也迨夫昭關既抵章臺斯戾過以功掩亦在於茲爾復寘然顯不能萆罔異飾以自華使眩目而致絀象負薪之脩明蒙垢而列姬衒寠之穴鼠藉茅而享帝去而麾焉固其宜也入則姤之豈

為美哉以至於淫朋既宣明庭下棄載道無遅遅之心循牆有傴僂之態轉匪石而興歌樸同聲而共屛爾於其時宜痛自礪亟剖中以有明或揚眉而見白猶且碌碌無奇而去蓬冠對泣等乎楚囚之心衞足胃塗謝於荒蔡之智亦何其為善而名亦衰為惡而刑亦遁也於時塊處將及半世再反其庭三更其主馳驅之士踵與心而相儺遊閒之徒舌與脢而俱弊然而竟無噓灰之祥候纊之氣動異象於千墟發榮光於河際可以釋

於衆中卓而自著者也夫當其向進之始投知之際捐
斥峰匭揮掞菌蔿訣雲寢辭巖㕙須弘璧於東序要
巨貝於西皇燦色上射爛氣下族方使蒼夷之使盟而
授圖戴理之精呈於羅席及於觀聽盈庭皇宰在列
忽焉自祕等於碩質卻白日而寢光揚圭海而乍竭燕
石嗜舞於鄭衢珷玞躑躅於他山使夫蒼巒為之憤衷
林莽為之喪魄由前而罰則不貞由後而揆則不程舉
之有莫贖之冤生我有無聞之歎自貽伊戚不亦羞乎

夫磁石揚神於外使方諸浹液于玄池茍寸瑜之足收各立前而可辨豈有五都之貴寂寞於孤知傾國之姿取憐於泣血使夫飛鉤著膊獨擅吳冶之靈鷲鹿露壇自邁列星之價哉由斯而談罪雖不盈過猶可摘攷其為累不如土石於是劉禎指所磨石作而歎曰夫石出荆山懸崕之巔毀之而不加厲譽之而不加瑩今世硗硗人皆賤子又孰知子中之所存哉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七十七至八十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施華

為奕弘而說之舉其大略厥義深矣局必方正象地則
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
效天文也四時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成敗臧否為
仁由己危之正也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
劣者有僥倖踦挐相淩氣勢力爭雖有雌雄未足以為
平也至於奕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
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
器用有常施設無所因敵為資應時屈伸續之不復變

化日新或虛設隊置以自護衛蓋象庖羲罔罟之制隄
防周起障塞漏决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壞頹
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敗一棊破窒亡地復還曹子之
威作伏設詐突圍横行田單之奇要厄相刦割地取償
蘇張之姿固本自廣敵人恐懼三分有二釋而不誅周
文之德知者之慮也既有過失能量弱彊逡巡需行保
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也上
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

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及其晏也至於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推而高之仲尼槪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質之詩書關雎類也紕專知柔陰陽代至施之養性彭祖氣也外若無為默而識淨泊自守以道意隱居放言遠咎悔行象虞仲信可喜感乎大冠論未備故因問者喻其事

篆勢　蔡邕

字畫之始因於鳥跡蒼頡循聖作則制文體有六篆巧

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紛緼揚波振激龍躍鳥震延頸脅翼勢欲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氷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杪者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岐岐翾翾遠而望之若鴻鵠羣遊駱繹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觀摛

華艷於紈素為學藝之範閑嘉文德之弘懿藴作者之莫刋思字體之俯仰舉大略而論旃

隷勢　蔡邕

鳥跡之變乃惟佐隷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行體象有度奐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繩平直或蜿蜒繆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絶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簴

設張庭燎飛烟嶄嵒崔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竒姿譎誕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祕奥之不傳聊佇思而詳觀舉大略而論旃

字勢 衛恒

黄帝之史沮誦蒼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

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僞靡
分大晋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
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
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苯蓴
以垂穎山嶽峩嵯而連崗蟲䖵蚑蚑以若動鳥似飛而未
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
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
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頹若雨墜於天

或引筆奮力若鴻雁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蘇懸羽靡靡綿綿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為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覩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

草書勢 崔瑗

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

佐隷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峙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黝黗點黮狀似連珠絶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慄若據槁臨危旁點邪拊似蜩螗挶枝絶筆收勢餘綖糾結若杜伯揵毒緣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陮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

時從宜略率大較髣髴若斯

隸書體　晉成公綏

皇頡作文因物構思觀彼鳥跡遂以成意閱之後嗣存載道義綱紀萬事俗所傳述實由書紀時變巧易古今各異蟲篆既繁草藁近僞適之中庸莫尚於隸規矩有則用之簡易隨便適宜亦有弛張操筆假墨抵押毫芒彪煥磥落形體抑揚芬葩連屬濫分羅行爛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錦繡之有章或輕拂徐振緩案急挑挽橫引

從左牽右繞長波鬱拂微勢縹緲工巧難傳善之者少
應心隱手必由意曉爾乃動纖指舉弱腕握素紈染玄
翰彤管電流雨下雹散點黓折枺掣挫定案繽紛絡繹
華藻粲爛絪縕卓犖一何壯觀繁縟成文又何可翫章
周道之郁郁表唐虞之煇煥若乃八分璽法殊好異制
分白賦黑棊布星列翹首舉尾直刺邪掣繾綣結體剿
彩奮節或若虬龍盤游蜿蜒軒翥鸞鳳翱翔矯翼欲去
或若鷙鳥將擊并體抑怒良馬騰驤奔放向路仰而望

之鬱若霄霧朝升游煙連雲俯而察之凜若清風厲水漪瀾成文垂象表式有模有楷形切難詳聊舉大體

草書狀　索靖

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生書契是為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叡哲變通意巧茲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脩事業並麗蓋草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蟉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欻奮亹而桓桓及其逸遊肹蠁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

其巒海水窊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䪥䪥載其華玄熊對踞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窕廉苫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猨飛鼺相奔趨淩魚奮尾蛟龍反噣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俶儻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獻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

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雲行水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碟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璀璨命杜操運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觀

書品論

梁庾肩吾

隸既發源秦始草乃激流齊相跨七代而彌遵將千載而無革誠開博者也均其文總六書之要指其事籠八體之奇能拔篆籒於繁蕪移楷真於重密分行紙上

類出繭之蛾結畫篇中似聞琴之鶴峰崿間起瓊山嶄
其斂霧漪瀾遮扶碧海愧其下風抽絲散水定其下筆
倚刀較尺驗於成字直草既分于星芒烈火復成于珠珮
或橫牽豎掣或濃點輕拂或將放而更留或因挑而還
置斂思藏於胸中巧意發於毫銛詹尹端策故以迷其
變化英韶傾耳無以察其聲音殆善射之不注妙斷輪
之不傳是以鷹爪舍利出彼兔毫龍管潤霜遊茲蕙芝
尾學者鮮能具體窺者罕得其門若探妙測深盡形得

勢煙花落紙將動風彩帶字欲飛疑神化之所為非人世之所學惟張有道鍾元常王右軍其人也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書稱為聖草鍾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盡許昌之碑窮極鄴下之牘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羊欣云貴越羣品古今莫二兼撮衆法備成一家若孔門以書三子入室矣允為上之上

述張長史十二筆意　唐顔真卿

予罷秩醴泉特詣京洛訪金吾長史張公請師筆法長史於時在裴儆宅憩止有羣衆師張公求筆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僕頃在長安二年師事張公皆大笑而已即對以草書或三紙五紙皆乘興而散不復有得其言者僕自再於洛下相見眷然不替僕因問裴儆足下師張長史有何所得曰但書得絹屏素數十幅亦嘗論諸筆法惟言倍加功學臨寫書法當自悟耳僕自停裴家月餘日因與裴儆從長史言話散却迴京師前請曰既

承兄丈奬諭日月滋深夙夜工勤溺於翰墨儻得聞筆法要訣終為師學以冀至於能妙豈任感戴之誠也長史良久不言乃左右盼視拂然而起僕乃從行歸東竹林院小堂張公乃當堂踞牀而坐命僕居於小榻而曰筆法玄妙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與言要妙也書之求能且攻真草今以授之可須思妙乃曰夫平謂橫子知之乎僕思以對之曰常聞長史示令每為一平畫皆須令縱橫有象此豈非其謂乎長史乃笑曰然而又問

曰直謂縱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直者從不令邪曲之謂乎曰均謂間子知之乎曰甞蒙示以間不容光之謂乎曰密謂際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築鋒下筆皆令究城不令其疎之謂乎曰鋒為末子知之乎曰豈不謂以末成畫使其鋒捷之謂乎曰力謂骨體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趯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畫自然雄媚之謂乎曰轉輕謂屈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鉤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為闇闊過之謂乎曰決謂牽掣子知之乎曰豈不謂

為牽為製決意挫鋒使不怯滯令險峻而成以謂之決乎曰補謂之不足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結點畫或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旁救之謂乎曰損謂有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趣長筆短常使意勢有餘點畫若不足之謂乎曰巧謂布置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欲書先預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字體令有異勢是謂之巧乎曰稱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不謂大字促之令小小字展之為大兼令茂密所以為稱乎長史曰子言頗皆近

之矣夫書道之妙煥乎其有旨焉字外之竒言所不能盡世之書者宗二王元常逸跡曽不睥睨筆法之妙遂爾雷同獻之謂之古肥旭謂之今瘦古今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説芝鍾巧趣精細殆同始自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真蹟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於學鍾勢巧形容及其獨運意踈字緩譬猶楚音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悒未為篤論又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者畫虎也學元常者畫龍也子雖

不習久得其道不問之言必慕之與倘有巧思思盈半矣
子其勉之工精勤悉自當妙矣真卿前請曰幸蒙長史
傳授筆法敢問工書之妙如何得齊於古人張公曰妙
在執筆令其圓轉勿使拘攣其次識法須口傳手授之
訣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於布置不慢不越巧
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法適懷縱舍規矩五者
備矣然後齊於古人矣敢問執筆之理頗得長史曰予
傳授筆法之老舅彥遠曰吾聞昔日說書若學有功而

跡不至後聞於褚河南曰用筆當須如印泥畫沙思所以不悟後於江岸遇見沙地平淨令人意悅欲書乃偶以利鋒畫其勁險之狀明利媚好乃悟用筆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沈著當其用鋒常欲使其透過紙背此功成之極矣真草用筆悉如畫沙則其道至矣是乃其迹可久自然齊古人矣但思此理以專想工用故其點畫不得妄動子其書紳予遂銘謝再拜逡巡而退自此得攻書之術於茲五年真草自知可成矣

棋經訣

宋 黄庭堅

初下十子以來進未可謀殺退未可占地各逐其宜以求有力此立理之道下及三十子以後布置稍定須觀局之彊弱或占地或刑剋必觀於利此乃用行之時也殺不必須得地不必須破占不必廣此三者取捨之道棊之所切無出於勝儻或局勝專在自保或局弱即須作行然作行須是敵人有釁無釁而動必敗之道也棊之機要多在外勢取局之要在於鴻漸棊有三敗一者欺敵

二者不辨局三者多錯又有六病一者貪殺二者取捨不明三者無刦與刦四者苦覓奇行五者知微不妨六者稍勝望籌碁之大要先手不可失局初有大利方可棄之局中有倍利方可棄之局末有不得已方可棄之古之經訣皆述簡易貴於立理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或逍遥得極高道自樂終局雅淡是其長也

書述　明祝允明

檢狀草中有書述一段不記誰作或自作戲錄之書理

極乎張王鍾索後人則而象之小異膚澤無復改變知其至也適逮唐氏遵執家彝初焉微分爾我已乃浸闊步趨宋初能者尚秉昔榘爰至中葉大換顔面雖神骨少含晉度九往一居在其躬尚可爾來徒靡从瀾倒風下違宗戾祖乃以大變千載典模崇朝敗之可暇哂之亦應太息流涕耳暨夫海濱殘趙顛繆百出一二守文之外怪形盈世吾於是不能已於痛哭矣嘗古數子未足甲乙虞夔等輩可爾樞鄧與餘人無足語吳興獨振國手偏反歷代歸

宿晉唐良是獨步然亦不免奴書之貽自列門閥亦爲盡善小累固盡美矣饒周之屬且亦可觀二宋在國初故當最勝克 昌裔昌裔熱熱媚猶亞於克宋氏父子不失邯鄲康 璲詹解鳴於朝盧熊周砥守於野如滕公等尤多未遑纂舉非棄之也朝者乃當讓野而希原翰力本超更以時趨律縛耳自餘彬斑甚衆未則不暇二沈蜚燿墨林昌辰高步自任人推皆謂絶景大君宸譽遂極家華抑在一時識亦然耳學士功力深篤其所發越十九在朝乃亦薄有繩削

之拘非其神之全也或有閒窗散筆輒入妙品人罕覯爾棘寺正書傷媚行草傷輕因成儇浮自遠大雅危帽輕衫少年毬鞠又如艷質明粧倩笑相對朱夏榜署紛紜易於馳譽孔易仲昭下及廷暉養正之流煙煤塞眼悉俗工也其間太常稍近清潤吏部蔣頗主沈雄惜乎不肯自脫孔易掾吏手耳養正吾不知也不知當時何以得列書苑二陳壁傷矜局登略上之亦有宜黄吳餘慶崑山衞靖少自出塵趨向甚正根不廓且老耳程氏父子篆隸擅名斯

業既鮮不得不與其後左參季相頎為青水左贊與長沙公李牧楊師不以書名亦有手致昌祺文貞洎乎近代所稱如黃翰二錢張汝弼皆松人也松人以沈氏遺聲留情豪素迄今猶然然荆玉一出而已小錢大致亦可翰與東海人絕薰猶而藝斯魯衛張公始者尚近前規既而皤然飄肆雖名走海宇而知音歎駭令且以人而重與黃人行伎俱下非吾徒也又有天駿者亦侍婢學夫人咄哉樵爨廝養醜惡臭穢忍涴齒牙恐異時或得其名失其迹妄冒誤人且為贅列

紫薇郎署分科木天執事左閣絲綸後先匪此能悉談者謂任道遜姜立綱及邇日周文通宜攀詹沈蓋亦依稀若徐武功劉西臺吳文定李太僕咸為近士瞻望（吳公不負書名故非當家愛人及烏貴在起雅去俗斯亦牽筆勿訝不倫）徐劉與吳并馬刑部蕭黃門（愈顯）亦皆師模宋元之撰而已（徐故未劉趙吳蘇馬亦未蕭自成狀而近彥修）於中劉無一筆失步亦可旣含文武而攀成康也太僕資力故高乃特違衆既遠羣從（宋人）并去根源或從孫枝翻出己性離立筋骨別安眉目蓋其所發奴書之

論乃其胸懷自憙者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七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雜著六 以下擬類

擬周襄王錫命魯文公 明王褘

魯文公元年周襄王使毛伯來錫命王若曰嗚呼維昔周公相我成王成文武之志崇禮興樂弼成至治厥勲茂焉爰祚大國受封于魯周公即世成王追念其勛庸

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是故諸侯之於王室魯最親且尊
而王室之視魯猶大厦之有柱石實嘉賴之在禮諸侯
嗣位喪畢則來朝以士服見於是乎有衮冕圭璧之賜
始受命焉今叔父承周公之統撫有魯國余不佞恐以
曩典勤叔父是用使毛伯衛往錫余命昔成王初政周
公戒之有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今余亦以命爾嗚
呼叔父其尚懋敬之哉

右命

擬周告齊請城王城

王禕

周靈王二十三年穀洛鬬毁王城周將復城之使告于齊曰昔我太王王季肇基王迹實在西土至於文王誕膺天命天下歸周爰邑于豐武王克商既有天下復京于鎬然當武王之克商也九鼎實遷之洛其言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伊洛毋遠王室將營周居於洛而未遂成王踐祚周公召公相之首洛邑之是營故書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

水東亦惟洛食洛邑既成用建成周稱東都焉成王實
來禋於文武乃歸宗周而周公留洛篤前人成烈則是
武王成王雖未嘗都洛固以是為宅中有望於嗣王也
迨至平王乃始東遷成周克紹先志將二百年于茲矣
王室之既卑非復先王之盛抑徼福假靈於成王成王
故罔敢致廢隕今天降災于周穀洛水鬬王城毀焉以
宗廟社稷之重弗獲奠安而財用匱乏土功之不易余
一人憂悶不遑寧處伯舅東表之大國績在夾輔世有

勳勞於王室今若復肆大惠修成周之城俾王室奠安余一人用寧則周公召公之爲也其何功如之厥功所施豈惟余一人是賴武王成公之靈實寵嘉焉齊人乃城王城

右諭告

擬晉文公請王狩 王樺

晉文公會諸侯于溫將以諸侯見乃召王狩使請于王曰臣聞之天子五載一巡狩方岳而諸侯會同咸述所

職昭王制諸侯度也肇自唐虞於禮為古故我周之制
因而仍之昔者宣王承厲王之亂爰廵狩東都諸侯畢
會故業用中興功昭復古自是以來兹禮不講王室之
不競職此之故惟平王之東遷時則先臣仇實資依輔
勲在王室今臣重耳率諸侯信大義共先臣之業以同
奬王室惟是廵狩之典不宜久曠故願覲舉玉趾照臨
下土式遵先王之舊則豈惟我諸夏列國各修朝覲以
行述職之禮將威靈所被四夷荒服莫不震疊來享來

王其誰敢或後臣重耳敢用稽首再拜以請天王遂狩于河陽

右諸侯告天子

擬齊桓公請成于魯 王禕

齊桓公將圖伯諸侯與之既爲會于北杏魯獨後從乃使請成于魯曰昔文武之造周也時則有若周公及我先君太公任居股肱有大勲勞於天下是以周公封魯太公封齊以籓屏周及成王嗣位使召康公錫命太公

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載在盟府世世子孫其曷敢忘平王之東遷周有衰德我先君僖公屬東諸侯將修其先職惟魯克念周公之故隱公實與同好而僖公無禄業用弗就爰及今兹王綱日弛內而兄弟之國隳廢侯制外則蠻夷猾夏侵敗王畧寡君圖惟率先王之命承先君之志而侯伯之職是修以尊王室外撫四夷而綏和我諸夏非頼我一二兄弟同心僇力其曷有濟大國周公之胤祚世秉周禮諸侯之望於是乎

在譬諸衣焉君猶領也綱焉君猶綱也大國若惠徼周公之靈率先諸侯與我同好諸侯其孰有不從於以崇信明義弘濟大業寡君之願而非所敢望也敢布以請唯大國實終圖之於是莊公及齊平而盟于柯

擬齊桓公告諸侯盟首止　王律

惠王將廢世子鄭而立王子帶齊桓公定其位旣合諸侯會世子於首止且使管仲言於諸侯曰諸侯之國藩翰王室猶手足之衛元首王室之寧諸侯之福也昔在

文武父作子述用建王業成康繼之持盈守成日靖四方至于厲王躬秉虐德流居于彘而宣王在幼則有召公虎長而輔之克祇厥紹以中興周則以名之素定故也天不靖周幽王昏庸溺愛少子伯服將授之位而太子宜臼實是害宜臼奔申申伯與西戎伐周幽王戰死諸侯乃舍伯服而立宜臼是為平王平王東遷王室用微是則王室之不寧由王嗣之建乖其適孽有以致之抑非我兄弟之能致力於王室亂其曷有救寧今世子

名則適嗣其猶平王之當立而叔帶效尤伯服將反易天倫自作不靖以貽王室憂且先王之命曰王後無適則擇立長貴適賤孽名之正也今我兄弟奉先王之命會世子而定其位以正名也名者義之經也義者禮之宗也禮者政之本也名以正義義以生禮禮以出政政以立國治之道也王室之治亂靡有生我一二兄弟其何福如之我兄弟其或名之弗共而棄禮畔義崇慝黨以奸先王之命而啓亂原文武成康之靈如天在上

而猶敢弗虔是棄文武成康之命而以幽厲待吾天子也我兄弟盍終圖之諸侯乃尋盟

右諸侯相告之辭

擬晉欒枝對楚　王祎

城濮之役楚子使鬬勃請戰晉文公使欒貞子對且數楚曰天禍中國而楚焉是肆惟爾楚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蒭焉陋荒僻在外服而恃險阻僭竊名號以抗衡于中夏干戈相尋靡有寧歲王貢之不供王度之不守齊

桓公是以糾合諸侯南向問罪召陵尋盟亦旣悔罪屈服中國庶其有寧而天未悔禍齊桓即世及茲一紀夷德無厭復肆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漢陽諸姬夷滅殆盡惡積慝稔皇天后土同所憤疾我寡君夏盟是主以徼福于中國是用悉索敝賦以與楚相周旋惟是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故退避三舍圖以為報楚大夫必將狃於一戰以決勝負則曲非在我寡君亦惟小惠是狥而大恥未雪非所以明天常而共王命敢煩二三子戒

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晉國表裏山河使幸而楚捷其猶北向楚而敗也雖方城為城漢水為池其亦何恃惟大夫圖之

擬魯季孫行父對晉遭喪　王禕

魯文公六年使季文子聘于晉至晉襄公卒晉人辭焉文子對曰晉主夏盟於今再世大邦小國畏威懼罪歲時修好孰敢有闕雖然敝邑之徼好于大國則非徒覇力之是懼也周公唐叔親則兄弟後世子孫繼好修睦

而敢有失隳寡君之嗣位六年之間君臣會盟于晉者五朝聘于晉者二凡以敦先志昭舊好也夫物以行禮禮以合好是以行父之來寡君親授之玉俾奉於下執事庶幾成禮以踐前好今天不弔晉不幸晉君棄羣臣而大夫以喪故辭使寡君之願不得以遂是因一國之故而廢二國之好也無乃不可乎行父聞之禮有常有變變而得宜固為正也執事若徼惠敝邑俾行父得奉玉帛以薦諸几筵因變而成禮將寡君之心晉君之靈

寶鑾臨之二國之好其有厭斁晉人許之成禮乃還

右大夫告列國之辭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七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雜著七

擬漢賜衛青璽書 明宋濂

皇帝使謁者問大將軍青朕以眇身托於諸侯王上萬方嚮風唯匈奴未欵塞且登我叛臣計謂漢兵不能度幕輕留數寇邊民不得田作朕心靡寧今遣大將軍將

四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
兵踵軍後數十萬人必深入赴利禽獮而草薙之且
虜逐水草食聞大軍至多藏匿山中策其必有伏卒
有伏何以制之將軍預為備跡捕山間敵且盡乃為便
中國為敵所苦者日久將軍乘吏士鋭氣當一鼓而克
勿延期敵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功脫不蚤就進退惟
艱爾當今智謀勇功誰復如將軍者即將軍不滅敵敵
將孰滅哉間者敵入上谷殺畧吏民將軍擊却之右賢

王恐朔方將軍率六將軍圍之得裨王十餘人衆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將軍屢建功高即此行寧有不利耶朕已下丞相御史趣刻印侯莫府以功上使使者即軍中益封爵將軍勉焉驃騎將軍與將軍一體人也其立功有如將軍前將軍廣年耄且數竒毋令當單于秋向髙幕北風苦勁將軍强食慎兵事自愛

擬二世答李斯書 李夢陽

二世使中軍府令高按丞相斯獄治罪李斯斯乃從獄中

上書陳七事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因安得上書乃顧詐為二世答書書遺斯曰覽丞相事辭甚懇朕竊怪丞相忘其大而掇乎細拾毛瑣之行而捐夫赫赫者也朕益惑焉先王幸哀憐黔首立詩書仁義之教所以惠來世甚厚丞相固誦習其說已乃立議盡焚之夫詩書何惡於丞相哉諸生之坑咸陽也朕自有識知聞此事未嘗不腐心而切齒者丞相縱不與謀獨不能强諫耶朕既與丞相訣何敢卒諱沙丘之事出自朕本心與否丞

相所明也大行喪未發輙背自立又矯吾親屬及大臣荼毒之朕口雖不言於心獨無耻乎一詔一令無不自丞相手出丞相為朕則得矣如先王何如天下何往以私議干丞相乃曰堯禹以身狥天下是奚足法法之是以天下為桎梏者也丞相不欲朕為堯禹則欲為桀紂耶夫讒賊者不可以共國何比者不足以存君丞相侍始皇帝始皇帝未聽惑左右窮兵黷力殫天下之財勤事四夷外內騷動丞相弗止也既戮六王丞相不以此

時強諫按甲息戈振百姓之急乃言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勤為已有抑末矣且前數事孰與丞相所自陳丞相何愛瑣瑣之迹而輕夫赫赫者也夫闢地顯主循尺寸取功名者將之事也鎮國家調爕陰陽輯和其民人使人人親其主上以顯序大業相之職也且丞相將耶相耶丞相治民三十餘年于茲矣始皇帝背羣臣未久關東盜賊大起殺長吏攻燔城邑裂幟而鬬揭竿而兵者至不可勝數使者觀蓋相望於道其咎安在

丞相子由三川守與賊通按驗且有狀君其告諸廷尉李斯覽書泣涕良久仰天喟然嘆曰嗟呼斯之死固晚矣遂服辭論具五刑腰斬咸陽市

右璽書

擬南巡金石刻文 宋濂

皇帝臨御撫有四極上與神通行幸雍郊親祠王時白麟顯明如厥汾陰后土效靈地祇元光五年之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九疑欝葱天柱用登上凌峻

極直薄泰清眺望江洋遂自尋陽下浮大江射蛟水中輯江淮物會大海氣以合岱宗上天報享著厥霧睨民用平康協氣自順災害不作利澤攸長在昔神禹刻石紀功百世彌章羣臣從行請勒遺制昭示萬方

右石刻文

擬唐平蜀露布　高啓

神策行營節度使東川節度副使臣崇文等臣聞天無二日臨四海為一家地有九州分萬邦為五服故用建

侯藩之重俾扶王室之尊車服出於堯庭簠簋歸於禹貢柔遠能邇舞干羽開未格之心取亂侮亡鳴鼓鍾討不恭之罪蓋法陰慘陽舒之道成文綏武定之功於是臣職惟修君威罔替上稽象緯固昭弧矢之名下制國經可廢甲兵之役伏惟皇帝陛下神凝至道氣稟英姿紹十二世之洪基啟億萬年之昌運閔生民之未乂惻然如傷念祖業之維艱凜乎若墜却遠方之獻不嘉有瑞罷別庫之藏以示無私象郡鰐溪流八人而姦邪並

黜麟臺鳳閣命二相而賢俊同升屢降璽書體乾行而布澤大蒐戎輅應月蝕以修刑冀垣跋扈之臣解甲方歸河隴憑陵之虜納琛會至而劉闢者性惟狂戇位在凡卑實為掌賦之瑣材豈是總戎之偉器項因西川節度使韋皐卒遂擅留府不受徵書當陛下光臨率土之初大賚多方之始恐生震擾姑務包容授之以北闕之旌旄委之以西門之管鑰可謂滌瑕蕩垢荷寵蒙榮不思感悔以酬恩反思驕溢而速禍比軍未輯他鎮仍求

神奪其聦礪刃拒賔僚之諫天盈其惡畬戈驅將士之
行始西蜀自縱其鴟張後東川竟遭其獸噬謂偏隅可
據謂重險難踰負固偷生欲效李流之逆望風走死不
知譙縱之窮陛下乃用旁詢將興薄伐築室匪衆言之
惑負扆唯獨斷之明大衆啟行常昜之以用命小臣受
事敢效之以忘身率五營虎衛之師會數道鷹揚之將
駢脅者盡㩦鬬戰遂頭者皆垂緌胡霧合雲屯日蔽旌
旗之景波翻乱振耳聾鉦鼓之音六月臣與兵馬使李

元奕山南節度使嚴礪等進至鹿頭關東此關㫄夾高山真成巨障阨三軍而莫進詎下井陘立一夫以可當應同劍閣臣等猿攀魚貫趾鑿道以潛行烏突虵蟠徑焚廬而直進因地形而制陣以方以圓察敵勢而設奇或前或後鬬不束身以就鑕更舉臂以當轅臣乃杖鉞誓師援桴率衆一麾而鬬心已厲再鼓而銳氣不衰樓煩發射鵰之弓洞胸貫髀佽飛擊斬蛟之劍喋血横尸疾呼作動地之聲大戰奪漫天之險逆不干順知賊㳺

之方崩弱豈當強喜我軍之累捷欲藉長驅之勢遂收淨掃之功九月河東牙將阿跌光顏將兵來會其部曲皆羌胡猛士并晉健兒蹠勁弩而力透重犀被長鎧而走追奔馬欲贖後期之罪請當前拒之鋒累出傍抄獨行深入遮賊轉輸之路斬賊飛走之關於是錦江之諸郡皆降成都之孤城益急臣乃乘其已困大合嚴圍鼓角初鳴守埤者心皆不固梯衝未設攀堞者身已先登九却九攻墨子之機安在八陣八克吳公之績乃存其

劉闢鹿窮不暇於擇林鼠竄尚思於求穴始將岀逭漏
踈網之高飛終被追擒就長繩之急縛端門受獻即當
檻送於宸京大社行刑不使逃誅於絶域臣已撫平蜀
境入駐通衢除叛賊將刑此外其染汙者本是良民廹
脅者無非叛黨悉加慰撫並用赦原莫不瞻聖日以歌
謠被王風而鼓舞修武侯之政已罷卒以營農復文翁
之規更興儒而舉士大地灑清塵之雨溥降深恩洪溟
息鼓浪之風頓消赫怒此蓋神謀睿算天贊奇功使海

內知惡臣之易亡識尊威之難抗臣等幸陪是役獲覩

玆休不任慶快之至謹奉露布以聞其軍資器械别簿

錄上

右露布

擬擊邯鄲檄　宋濂

惟高皇帝提三千卒起自豐沛赤幟一揮天下底定累

洽重熙至孝平皇帝藐在幼冲新都侯莽久秉國鈞潛

萌異圖僭奸天位四海豪傑怨怒刺骨有枕戈待旦者

義旗始豎持劍之士動以萬數不一二年直擣長安衆共誅莽天地為之開明日月為之宣朗神祇為之舒卷賊王郎者本邯鄲卜筮之家乘海内弗靖詐稱成帝子子輿以惑爾吏民值魏亡賴子弟遂立為帝徇下幽冀漢與賊決不兩立義將翦屠之令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刀子都兵百萬從東方來軍容燀赫嬰其鋒者無不殄滅爾吏民皆漢舊臣當不忘二百年字養元元之澤帥爾子弟執爾戈矛鼓行而西相與成大功漢法具在

陷陣却敵者受上賞搴旗斬將者次之執俘獻馘者又次之爾吏民隨所擇焉其有不知逆順之辨者甘為賊虜持兵以拒我者必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新莽簒立已十四年置百官有司謀臣甲士雄天下尚頸血濺地節解臠分王郎假名烏合遇戰則鳥獸散其能與漢兵敵乎漢德在人心未泯海内謳吟思之日夜矯首以望赤帝旌旗之至故一叱咤閭破昆陽之圍斬司徒之首拔武關之險降宛戰之兵下河北之衆星

流彗掃若神兵自天而下皆爾吏民目所親睹也昔高皇帝嘗刑白馬盟諸侯王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王郎僭厥帝號反易天常辠在不赦爾吏民上稽天命下度人心傳羽告語戮力以誅無道他日祀漢配天不失舊物爾吏民榮名無窮焉不然漢兵且至其無悔

右檄文

擬英布答隨何　劉鳳

隨生以口舌名然所以說九江王者不知何以動之

殆布為驪山徒無以折其辯故為所紿耳因代為之

答

英布曰先生幸教寡人甚善然先生為漢王則可矣未達寡人之心也且寡人所以託國者豈獨為楚強哉夫親裂地而定封者項王也視其弱強而改圖者市人之行也非南面而君國者所恐為也重德楚而輕背之無故仗劍獨走漢雖漢王亦寧不虞其反覆乎且生謂項王身親伐齊之勞寡人安卧淮南不助楚者又不然也

生視齊寧足為楚患者寡人不幸有犬馬之疾即少發兵舉齊可萬全夫彭城之役項王未逐寡人先期會戰漢王必舍輜重跳驅適耳寧得壅睢水不流殲十萬衆於彭城下哉此寡人所以厚託楚也顧謂提空名生殆不知所以戰也又安能知楚漢之弱強乎漢以義帝歸罪於楚夫義帝楚之所立也豈有意廢之哉然而鑿鉅鹿入關中定天下者項王與諸將力也義帝所有者故地耳即不幸於楚何負且與彼置父俎上不顧者何如

也漢王譎諸侯使從已自強即無與楚遇遇即奔敗其亡失生所知相拒滎陽成皋間尺寸不得進父子暴骸中野丁男幼弱悉發尚不補卒乘鉄轉輸蜀漢之粟率十鍾而致一間繞梁地楚輒覆破之閉壁不敢下一決以此為漢強殆誰欺乎夫君之視父奚若漢王棄其父若敝屣於義帝何有而為之縞素惑諸侯且楚分王列國與天下約已定而漢王無故敗約首舉兵攻奪諸侯地苦天下以兵革不休生以為人共患楚耶患漢耶生

謂非以淮南兵足亡楚則何煩千里來辱乃欲留項王資漢耶天下若失地則與生亡走漢復分以地而封耳使寡人棄王者之顯號為亡虜捐已成之業復冀分於漢誤矣夫亡之漢一匹夫耳漢何愛於一匹夫而王之假令聽先生之計於漢誠利矣亦危哉所以為吾國社謀也況項王為人義而慈仁得漢王家屬不加害善遇之漢王怛中而多猜捐非其有以與人雖多不吝然可乘還奪之耳故為先生擇主不若主而事項王并力令

漢無東天下可以少安於先生何如

右答説

擬富民侯傳賛　宋張詠

漢武晚年以丞相為富民侯富民大本也侯爵勸功也推導之若此將復古王之功歟嘻太朴未散民命在天風敎既闢民命在貿賢不可黷黷之非賢先王仁孝以辯之民不可擾擾之生弊先王簡儉以御之粤自桀作瑶臺民始知勞秦易井田民始知弊所謂上闊其欲而

下散其東四人桓桓去勞就安百途鑿鑿彫為散朴衰周之民也真可哀哉一作之百取之班白不得息稚齒而趨驅焦勞力竭而饑凍繼之浮民奸我利非賢盜我食何嘗少得佑助徒俾日攻之故謂令德日埋窮兵亦私未途喧喧而大本取弊者於斯也哉非有大聖正智其誰拯之歟漢洗秦弊七十年武威文經漸被四海以高祖之仁文帝之儉尚不能推民壽鄉切磨三代加於武皇事威窮侈四十年間民力凋半亟下富民之詔尊

為上公之號憂勞誠思亦至矣乎徒知民富而後國昌不知國正而後民治吁不能師三代育民之法以事末術良可悲矣亦由止奔流之舟雖萬斯篙未若五尺之纜之要也療已獘之民雖百斯術未若一正其本之仁也嗚呼末途未塞本獘不正欲民富國昌者未之有也漢雜霸道史或過矣余愛其君有富民之志臣禁富民之號又憤不能開通之因附史氏作贊以矯之贊曰五后之世事簡而民靜夏商周之世事正而民治故貧富

之名稀所稱焉三代之季四民亂倫百途競新蚩蚩餓民無階休存之遂使𢹂仁義智能者易以要功於其間如武皇帝命富民侯又如何哉又如何哉

右傳贊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八十

明 賀復徵 編

雜著八

代荀卿與楚春申君書 唐 劉軻

前蘭陵令臣況謹奉書於相國春申君足下前者不識事機冠宋章甫儒衣以康軸駕羸駑應聘於諸侯始入秦見秦應侯會侯方以六國啗其君且曰吾方角虎以

闕又何儒為故去秦之趙會孝成王喜兵法方築壇拜孫臏欲磨牙而西臣以湯武之兵鉗其口於前趙王亦不少孫臏而多臣臣以是去趙之齊會齊王多沽賢市名達諸侯閒人聚稷下若鄒子田駢淳于髡皆號客卿故臣得翺翔於諸子閒自威王至襄王三為祭酒號為老師然憫諸生少年皆不登闕里不浴沂水各掉寸舌得紆朱垂組自以為高潔莫我若也臣以乳兒輩畜之何虞其蝎蠆之為毒也由是讒言塞路臣之肉幾為齊

人所食伏念相君與平原孟嘗信陵齊名故游談者謂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以相君之相楚故也不然楚何以得是名以是去齊歸相君相君果不以臣孱固俾臣為蘭陵令臣始下車方弦琴調軫欲蘭陵之人心和且富既富且教必使三年有成然後報政於相君此臣效相君者希以是不意稷下之謗又起於左右俾臣之醜聲直聞於執事執事果亦疑棄臣如脫故屣臣之去蘭陵豈不知相君之棄臣耶臣尚念古者交絕不出惡

聲臣懟楚而怨相君也哉頃相君徒欲人之賢已曾不如楚國前事臣不遠引三代洎春秋今雖戰國亦不敢以他事白直道今楚國盛衰之尤者冀相君擇焉自重黎為火正光融天下鬻熊有歸德教西伯弟子洎蚡冒熊繹篳路藍縷以啟荊蠻歷武文成始臣妾江漢至莊王始與中國爭伯此數君皆郢之祖宗而代亦稱臣之術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臣又何必獨為相君道哉然楚君但成莊而已矣自莊而下楚亟不競平王嗣位耳目

倒置伍奢以諫死費無極以讒用亡太子走昭王污楚宮鞭楚墓豈不以一讒而至乎爾下及懷王知左徒屈原忠賢始能付以楚政當諸侯盛以遊說交闘猶以楚為有人無何為上官靳尚所短王怒疎屈平平既踈秦果為張儀計獻楚之商於地儀計行秦果欺楚是以有藍田之役丹陽之敗懷王因不出咸陽亡不越魏境客死而尸歸至今為楚痛豈不曰踈屈平親靳尚而至于爾人亦謂令尹子蘭不得辭然無非已不能疾讒又從

而借之俾屈生溺離騷爲之作襄王以前事歷自切骨雖有宋玉唐勒景差輩子弟賦風弔屈而已又何能免王於矢石哉今相君自左徒爲令尹封以號春申君楚於相君設不能引伍奢屈平以輔政復不能拒無極靳尚之口弭臣見泗上諸侯不北轅不來矣夫如是漢水雖深不爲楚塹方城雖高不爲楚險相君雖賢欲捨楚而安之也今有李園者設以諛媚薦寵喜以陰計中上根結枝布寖爲難拔相君若不以此時去之則王之左

右前後不斷尚則無極詎獨臣之不再用也前月相君聘至踠書受命且曰若惡若仇若善若師真宰相之心脫李園既至費靳方試何害臣之不再罷蘭陵也哉敢輒盡布諸執事而無遂子蘭之非況之望也楚子之幸也

擬唐宰相答韓退之三上書　明楊循吉

三月二十日僕射相公命其門下掾賈玄以意答書於前鄉貢進士韓君前日丞相坐堂上有閽人持韓君刺

來欲見丞相丞相方視事韓君不得見留書一卷并雜文若干篇而去去後丞相事亦畢方命出所上書張兩吏而讀之其言汪汪宏肆蓋出入孟荀之間一堂傳觀莫不爭歎韓君誠今天下罕匹之士矣至覽他文曰光王潔其稱謂亦然然謂韓君通乎道不通乎時非丞相之所能處也故不得報焉豈為慢韓君哉韓君自謂強學力行歌頌堯舜之道於是蓋四舉禮部矣以其無成忽將棄去為老農老圃之事既而悔其然且謂今之為

天子所禮莫如丞相丞相權重得薦士苟或許諾則一反掌間耳又韓君自負甚高似不欲從羣衆中出以為虞廷相推其來非一日矣士而由薦以進古之道也遂引菁莪之詩與孟子之説欲丞相樂育之又欲達其書於天子而爵命之韓君之望丞相厚矣如難行何哉今欲有所論列幸少留聽焉凡令朝廷之上設書推行率有典式丞相雖貴不過奉行天子命令而已耳如使出於常度之外而毫毛有所更移不能也夫韓君賢矣然

而以一舉子蹭蹬居京師其地名在春官非丞相之所得樂育也此既一事矣又凡薦人必有格布衣之士亦有薦者然不在山林之間則不得薦薦之用處士禮也處士無途以進而又不自求仕慮失賢故薦之又節度觀察防禦營田等使亦得薦人薦其可為判官佐已者也其中雖有未仕者而仕者多也今韓君已治文業就場屋三舉矣豈處士歟節度觀察防禦營田等使在外得舉判官中書不在外無判官僚屬且不俟他求其可

爲比歟是以式皆不合也丞相烏得而薦韓君哉雖然即使丞相能薦韓君以其書聞而亟官之他日又有一人焉如韓君持書而來而其來不已積而爲十數人焉又積而爲千百人焉則將官之乎不官之乎如韓君言則謂賢者由是畢至吾恐丞相日紛紛焉於覽書無暇治他事矣是則科目可以無設爵賞得而幸冒柄不在上而在下國家之勢且將大沮而不能爲治矣則韓君奚取焉然丞相每覽韓君之書若文嗟嘆累日而謂韓

君信天下之奇才也然而通乎道不通乎時蓋謂此也是以得書而不報意欲韓君自悟可無至光範門矣後十九日則又至焉閽人止韓君勿前獨持書示丞相書意大抵促丞相亟上奏至譬之救於水火之中甚而以盜賊管庫自比丞相謂韓君高才豈有此事直激辭耳蓋小夫賤隷負薪賣餅尚能自活如韓君者名出等輩又日與童縫士游孰不欲得韓君而饋遺之何至窮餓如蹈水火也信如韓君之言是不能周於身也其又能

從政乎而丞相每有所除必責其堪任國家之事非為
哀窮憫饑而予之也語云駟不及舌韓君過矣可謂失
言矣且韓君又謂古之士或出於盜賊管庫尤不可也
韓君被褐未仕擬之管庫卑等耳無傷也若夫盜賊之
流古蓋有不得已而舉者韓君可同之哉丞相覽書以
是益不悅而知韓君氣豪不肯折下故又不報使自悟
責毋費紙筆而已三月十六日韓君則又為書至門盛
陳周公之說以撼丞相書詞博雅奇麗益稱自古先休

明治平之效歸之周公且引吐哺握髮事深欲丞相亦以是施於韓君此則韓君尤迂矣夫周公成王之叔父有宗室之親成王幼周公負而朝諸侯其權專其地尊其事便非今丞相比也故吐握之禮施焉四海之士不至則已至則納之不納則已納而用之無左右之讒無博士之議無臺諫之諍無百執事衆喙交鳴之謗其一切推行誰得而沮也今丞相則不然日具袍笏居省中門外設卒持杖訶衛羣官非公事不得見見輒庭參參

畢輒趨出其禁密尊嚴若天神如此至晚歸第尤避嫌疑杜門謝客不與通然則今之丞相與周公時不同也又凡所施行必召吏檢故牘按例應否否則不敢下署一字謹持三尺猶不能無負乘之懼尚敢出常違同而行吐握事哉此非薄於士也勢不可也勢如周公則亦行之矣而勢能有幾周公哉其德固不能如其地其權又豈有如之者哉韓君又謂周公之時賢才已盡進用奸邪已盡屏斥夷狄已盡賓服禮樂祥瑞已盡舉盡至

而于唐未必盡然其言忠且直矣然謂周公時盡然則吾猶有説也夫周公之事莫盛於詩書書序云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孟子云周公誅二叔管蔡史亦云管蔡流言周公誅之是奸邪未盡屏斥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是四夷未盡賔服也夫擯斥而有餘奸賔服而有餘叛則知進用而不能無餘賢也彼其鴟鴞之作金縢之發大風偃禾之異固班班方册焉可考已韓君論何易也韓君立志期以丞相為周

公且責之以太平之業甚善甚善曾不思秦革古制以來丞相具官而已而韓君雖賢假令他日居相位其能行周公之事而一一如所云太平者哉蓋周公猶難之矣而韓君論何易也韓君謂周公好士篤得士必吐握信然矣然使韓君生周公時能保其必吐握耶周公所禮士史未嘗書莫知其何如人吾意必無以饑餓告而乞官者也如以是告於周公周公必且賙之而後謝之吐握之事禮雖一行而不繼矣韓君今始生二十八年

文詞雄深葢與春秋戰國諸賢頡頏而並馳何況場屋聲律之文直薄而不欲卒業耳如能歸就邸舍益自砥礪俟試而進焉人弗及矣無為自苦屢迹於丞相之門也丞相之門百官庶僚受事者得入焉非舉子之所迹也丞相在法不得受韓君謁故三及門而不見又恐韓君疑其慢士故俾其屬吏致書以道意惟韓君幸裁亮焉玄載拜

擬秦昭王遺齊湣王書　李攀龍

秦昭王使人於齊湣王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絶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蓋寡人使使者間宋所為曰有之宋可伐矣見祥不為祥乃為禍先是有雀生鸇於城之陬偃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覇天下則偃喜滅滕伐薛東敗王取五城南敗楚取淮北之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愈自信欲覇之速成築[illegible]臺于宮中鴟夷血縣之自著甲冑從下射之血墜流地命曰射天其佞臣田不禋賀之

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加矣
偃大説既作千鍾之縣遂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偃屬寡
人象且成曹商自敝邑來言寡人方召醫破癰潰痤也
偃乃更命工加寡人癰痤於面既成謂之曰既微且尰
爾居徒幾何吾為其象人而用之也指大王之象以示
其臣唐鞅曰此冠側注者負海過顣豕視其象不仁也
不知彼何所食乃帶益三副如此於是屖魏衰王之臂
以彈其鼻曰爾赫之乎哉望之不似人君也衰王之臂

急而汰于韓襄王之肘曰蒼也何乃為人所摶不愛鞏
笑乎乃移使去韓王咫曰此豈若等用肘足之時復展
其臂彈之曰今視子之鼻閒栩栩然矣何得更挈狗馬
西走王豈猶以秦為王交乃今且不得躍吾治中展韓
王左臂曰汝欲有天下右手攫之則廢此左手又展右
臂曰左手攫之則廢此右手君將攫之乎所為趙武靈
王之象黑龍面而烏噣鬈麋髭頯大膺大胸冠術氏冠
差池迤邐五采四重具帶翗翿黃金師比緌不著緌綴

以絲䋲命曰伉王惟肖掩鼻而過楚懷王曰此柱後惠文冠者始亦為從長至函谷闕然無奈其以淮北之地三百里効我也寡人亦似惡聞王之臭也昔者岐陽之遇爾為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令其坐之堂下次至燕昭王曰是危欲為朱均者偃閒相人於師敦面而土色者忍醜爾其忘齊之虜爾父乎其玩寡人大王與五諸侯無異鼙鼓一日倪侯請曰曾衛中山雖則鞭箠可使然亦泗上諸侯也即折鉤之喙足

以為之何可不使僑下執事乃復為魯平公工不得其象以請倪侯曰亦果觧其冠令王可溺耳為衛嗣君命曰小侯何為蘧蒢至今不殄也日者趙氏襲衛爾跣行求救於魏令其勿令加焉至中山君曰此其準頞權衡犀角偃月不若其姬陰簡美也又為西周武公東周惠公而金不足宋人夜柏東冢出文公之鼎彝椎而輸偃偃不知也亡何惠盎見偃曰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不中偃乃釋章甫而冠無顏之冠以

示勇盡置寡人大王十二諸侯之象於庭懸鵠夷血於其上而射之血下漸大王象盡殺則笑曰吾聞博昌千乘之間雨血沾衣豈天有意乎王之為人也大王象僵于臺下偃曰捽之曰尚佯僵耶昔蘇代言齊王長主也有二毛矣先王不禽二毛豈謂爾哉血亦漸主父偃以餓其口曰視爾相法當餓死今姑血食哉此孰與崔敲美闕弓以向楚懷王指其股曰吾將射此以報于泓之役不能如呂錡集矢爾目也遂召倪侯命羣臣以矢曰

此十二諸侯者各令面夷矣羣臣乃各射偃之所鄉三發寡人不中王自往面樹之寡人象仆於臺下則轉巨石以撞其足曰西垂大夫吾當復絕爾膑矣趣使出木人射其面飲羽木人者即前所為寡人也已而唐鞅進謂偃曰昭襄無道命齊搆我皆其臣樗里疾之謀臣已命工為樗里疾血鵠夷加於其頸以象其瘿鞅請以一矢踣之無敢辱命偃大喜至則自射之中其頸鵠夷血出如雷太宰戴驩國老薛居州諫臣也以諫偃曰王欲

行王政即身爵禦難遇茲十二諸侯者於中原之上而主盟之可矣安用終日與桃梗偶人鬬而曰我必勝之乎偃大怒罵之曰子罕之後有䐗其目皤其腹者如爾於此哉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鬬弓嚮之二子趨走唐鞅既自及偃淫於酒婦人愈甚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一日登蒙澤之臺見朝涉者鍥其脛矣而傴者至使人止傴者曰是其短肩肩何為者哉置之鱲臺之下使以鼻

承血失之怒而剖其背矣宋人大駭而墨子所設守宋之備盡廢王速出令是于泓之事也齊王於是率魏與楚往伐之進兵宋城下民散城不守偃自投車上馳而走至温逃倪侯之館而死三國盡分其地矣

擬韓信諭燕書

張居正

信已破趙用李左車之計使人遺書燕王臧荼曰蓋聞聖人不違天以立事智者不悖時而建功是以伊尹醜夏歸亳微子去殷即周彼二賢者皆審天命之歸以決

去就之義是以福慶流于無窮聲名著於後世也往者天下同患苦秦豪傑蠭起漢王與項羽戮力攻秦懷王約諸將曰先入關者王之漢王先破秦當王關中羽倍約奪漢王關中而王之巴蜀又以私意易置侯王盡王其將相功臣于善地而徙其故主于長沙已又弒之漢王因天下不平發蜀漢之士還定三秦縞素而問弒君之罪天下豪傑雲合響應皆棄楚而歸漢故天命之數歸于漢王愚知所知也魏王豹背畔無親絕河津距境

而自王僕受命徇河北之未附者涉西河虜魏豹下四十餘城遂擒夏說闕與下今趙又破矣便欲乘勝北首燕路而軍吏皆曰破趙燕固自宜聽從若其從焉又烏用多殺士大夫為也故按兵醳士使人獻愚計于左右僕聞周易無知幾之箴兵家審彼已之勢鄭伯面縛莊王退舍國小圖大宋以敗亡詩云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顧足下詳計而熟圖焉今為燕謀者必曰我有易水之險漢兵遠來勢孤援絕而欲以長技取勝是自速其

危亡者也且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阻井陘之固連燕齊之兵南面而爭權于天下然僕以偏師鼓行而前不崇朝破趙二十萬衆遂斬成安君泜水上夫燕之恃以自蔽者獨趙耳昔號破而虞亡韓降而魏懼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永鑒故凡為足下謀者皆危亡之路不忠于足下下不可用也為足下計莫若息兵徹備以身自託于漢僕請為足下報漢王即燕封足下剖符世世與漢終始無極孰與勢窮力蹙坐而待亡乎計不出此以區

區之燕遠託于孤絕垂亡之楚而欲鼓螳臂之勇以抗乘勝之師僕之所慮蔚丘之壞不可以圖存成安之事復見于今日矣故願足下詳計而熟圖也危亡之端禍福之機迅如發矢不預揆之後悔何及

擬岳武穆從軍中遺秦相國書 屠隆

岳飛頓首頓首致書相國足下飛自領王師渡河賴陛下之靈相國之智所當摧鋒陷陣大河以北無堅城飛令諸軍北比且大醉黃龍府諸軍聽飛鼓音無不踴躍

起介而馳者敵人無當也飛于是謂遂定中原挈兩宮而還之陛下直唾手取之矣然後角巾投老西河之上飛之願也乃今者一日奉陛下金牌十二詔飛班師天王有命臣懼隕越于下飛奈何敢不班師哉然從東南來者皆言非陛下意謂謀出相國相國實陰持之飛竊意相國為陛下輔弼之臣陛下之遇相國厚矣語有之瓶之罄矣維罍之耻相國為天子大臣如何令敵人猖獗盡棄大河以北赤縣神州二帝越在草莽而坐擁江

南尺寸之土以偷老其間則馬置相矣相國如天下何内折中原之氣而外長仇讎相國必不然故敢以書奏飛日者渡河來顧瞻帝京徘徊宮闕咏宋箕子麥秀之歌吟周大夫黍離之篇扼腕而起仰天長號蓋不知其淚之潸潸下也二帝遠在沙漠之鄉望救於相國一夕百年耳顧相國念之且相國嘗從胡中回煙沙之地不慘于中原乎氊裘之人不陋於冠裳乎金人之遇相國誠厚孰與大國之相乎奈何令二帝久辱邊疆也君父

阽在危亡此臣子枕戈泣血之時誓不俱生之日中包胥何如人哉飛一日班師赴闕下相國且握手勞飛賜飛卮酒飛寧能下嚥耶相國即不念二帝如陛下何令中原取於掌上二帝旋於目前功業垂成而棄之令飛十年經營廢於一旦能不痛心詔書到軍中父老擁飛馬首哭者萬數相國不聞也相國何親於敵陛下何負於相國哉是役也即出陛下意相國何不強諫陛下必聽相國相國之言行則功在社稷名留天壤此萬世一

時也願相國圖之飛為陛下取中原還二帝非以已也陛下今名臣臣業已還師即歸死司寇身首異處臣請受而甘心焉於飛何有哉第棄垂成之圖而失萬世之利俛首喪氣為天下笑飛甚惜之相國一旦不戒行且獲戾萬代無已時飛為相國謀忠相國其熟計之毋忽

擬曹操讓黄祖殺禰衡書　鍾惺

孤白聞足下乃遂殺禰衡惋歎彌日何足下高於視衡而淺於待孤之甚也始孤送衡於足下或曰此遣之死

耳孤問何以知之曰衡小有才負重名不遜恐其不察
妄意主上忌且怒之必殺衡以順主上之意孤曰不然
孤觀孔融薦衡書其言過夸然以爲衡必有才用智數
如荀彧郭嘉等可備帷幄任使及觀其人狂而騃耳然
其效猶未能遽至殺身姑使爲鼓吏以觀其後而其狂
日益甚不可瘳孤使笑而良憐之才士薄祿一至於是
然其山鷄之羽文采可觀澤雉之羅氣介堪重豈有爲
天下驅策智勇而不能卵翼一衡者孤又恥之值其跳

梁方職決不能恬然食孤之食聽孤之教便置之安居之地然衡書生接霸王之時少見孤寛容以為天下盡如是不若使遊羣霸間以鍊之知足下性頗下急使其就條縱之上圈檻之中以調伏其狂騃之致庶幾異日得如王粲陳琳輩孤當有以處之矣不然而置足下所衡不得復發其狂疾亦有以自處不至流落失職此則孤區區之念也語曰智勝賊能制賊足下割據一方其略當有過人者豈遂效兒女爭鬭口語不能容置此子

且孤送衡之意極不難知孰意孤反用足下卞急之性為殺衡之具哉孤不能不負衡則足下負孤甚矣若謂孤有怨且忌於衡惡有殺才士名而假手於足下此又不然衡有何可忌孤有怨於衡即殺衡耳且殺衡又何損於孤孤所殺不嘗有十百倍於衡者乎小儒愿子為之咨嗟釋憾於孤而有識不聞以為非以為此曹虛名誑俗辯言亂政少正卯華士之流大人之所必誅而衡非其人也若衡者所謂不足殺而可憐且可使之調伏

而處於王粲陳琳之列者也夫王粲雅士又窮而歸孤此不必言若陳琳之辱孤又過於衛迨其歸命之後吳馴可念則孤誠心喜之豈有又送與他人任其僕僕僇於往來而後飲食教誨之無已而至於殺其身哉使衛卒不免則孤之過而足下至疑衛有高才重名孤不殺而遺之於足下此則高於視衛而淺於待孤之過也夫劉備者孤嘗許其天下英雄惟備與孤耳則孤所忌宜莫如備備將雲長亦臣隸之皎皎者墮孤掌股者數矣

孤皆撫之已負孤而又縱之而又撫之而又縱之終始成其義孤豈憚有殺英雄名凡以王伯將相之業非敎之所能取勝俟其運數有所歸智勇有所窮而後承其敝丈夫舉事從古如此況衞之不足殺者乎此非足下所知聊為足下道之耳若足下殺衞斯又不足怪足下思之孤白

補逸書 唐白居易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葛伯荒怠敗禮

廢祀湯專征諸侯肇徂征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逮于有衆啓乃心正乃容明聽予言咨爾先格王有彝訓曰祿無常荷荷于仁福無常享享于敬惠乃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弃邦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告曰罔犧牲以供俎羞予畀厥牛羊乃既于盜食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于仇餉今爾衆曰曷罪其如予予聞曰爲邦者祗奉明神撫綏蒸民二者克脩

尚克保厥家邦吁廢于祀神震怒肆于虐民離心頊繩契以降暨于百代神怒民畔而不顛擠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嵩咨爾有衆克濟厥功其有徽師徒戒車乘敬吾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職罔戮力不恭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刑無赦嗚呼朕告汝衆君子盥于兹欽哉懋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補大戴禮祭法文　皮日休

祭法曰法施於人則祀之咎繇作帝謨爲士師其道參

乎舜禹不曰法施於人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能禦
大災則祀之堯舜之世山林蕃鳥獸暴益作虞也山林
踈鳥獸鮮人民安不曰能禦大災乎何祀典之闕哉祭
法曰以勞定國則祀之昔者周公輔武以寧殷亂佐成
而立周業制禮樂立明堂不曰以勞定國乎何祀典之
闕哉如以咎繇伯益之功小于舜禹不在祀典則契為
司徒而民成咎繇也冥勤其官而水死伯益也如以聖
人制禮自有七廟不合列在祀典則文王以文治武王

以武功周公也如皆以功烈列於民者則吾之先師仲尼邁德於百王垂化於萬世孰不若契為司徒冥勤其官也哉曰休懼聖人之文將亂而墜敢參補而附之文曰咎繇能平其法以位終益能立其功以讓禹政周公以文化仲尼以德成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補龍山文　宋蘇軾

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温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温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伏恨今世不見

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羖右解嘲

補王通傳　司馬光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玄則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兄玄謨以將畧顯而玄則用儒術進玄則生煥煥生虬齊高帝將受宋禪誅袁粲虬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謚曰穆始家河汾之間虬生彥官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

濟州刺史封安康公謚曰獻傑生隆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嘗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有間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歷昌樂猗氏銅川令棄官歸教授卒於家隆生通自玄以來世傳儒業通幼明悟好學受書於東海李育受詩於會稽夏琠受禮於河東關朗受

樂於北平霍伋受易於族父仲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
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名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
尋復徵之煬帝即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為
事弟子自遠方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
十篇續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
賛易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
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
以具餐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

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公使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右武侯大將軍賀若弼嘗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游於藝也弼不悅而去通謂門人曰夫子矜而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納言蘇威好蓄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學博士劉炫問易通曰聖人之於易也沒身而已矣況吾儕乎有仲長子

光者隱於河渚嘗曰任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通以為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通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不可謂知人也見辯命論曰人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曰是漢文之所難也廢肉刑害於義省之可也衣弋綈傷於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而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

未嘗與久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故其鄉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羣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異不害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外不殊俗故全者賈瓊請絶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汎如也則可通謂姚義能交或曰簡通曰玆所以能也又曰廣通曰廣而不濫玆又所以為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頹如也通嘗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又

曰美哉周公之志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
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
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廉者常樂
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又曰我未見誹而喜聞譽而懼者
又曰昏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
知古其唯學乎又曰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又曰
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絶階去
媒讒佞遠矣通謂壯山黄公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針

藥謂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爻象大業十年尚書召通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于家門人謚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時二弟凝續評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玄謨仕宋至開府儀同三司續及福時之子勔勮勃皆以能文著於唐世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奚續焉續之厲能出於其外乎出則非經矣苟無出而續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漢魏以還也

曰漢魏以還遷固之徒記之詳矣奚待於續經然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則必不愚者孰肯從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說亦出於其家雖云門人薛收姚義所記然余觀其書竊疑唐室既興凝與福畤輩依並時事從而附益之也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考諸舊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為也亦未嘗載其名於儒林

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人乎何獨其家以為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時又云凝為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不信之但黜為姑蘇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忌不為文中子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任相埒何故畏之至沒其師之名使無聞於世乎且魏徵實總隋史縱叔達曲避權戚徵肯聽之乎此余所以疑也又

淹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七年謀反誅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如通對李靖聖人之道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彼道之方也必無至乎又對魏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常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于釋老者也夫聖人之道始於正心脩身齊家治國至於安萬邦和黎庶格天地遂萬物功施當時法垂後世安在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為皆發於至誠而後功業被於四海至誠心

也功業迹也奚爲而判哉如通所言是聖人作僞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苟爲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烏有可行于西方不可行于中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於中國獨不泥於西方邪秦焚詩書之文詩書之道盛於天下秦安得滅乎莊老貴虛無而賤禮法故王衍阮

籍之徒乘其風而鼓之飾譚論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沒釋迦稱前生之因果棄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嚴齋戒弛政刑至於百姓塗炭發端唱導者非二家之罪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於聖人者也唐世文學之士傳道其書者蓋獨李翺以比太公家教乃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乎世至有真以為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為人誠博學篤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

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於理可通而所言切于事情者著于篇以補隋書之闕

補張良傳 明何孟春

張良素多病佐漢高祖起沛取天下造謀畫策自其胷臆及入關而病益劇殆鄰於死客有得盧扁之術者聞留侯病乃從代入關以毉來見留侯延之坐而問之曰良竊仰先生活人多矣其於毉也何如對曰僕視形知

病因病加劑熱者解之以涼寒者輔之以煖虛者補之使實滯者導之使通積者化之使消榮衛偏枯者必和而後已是故弱者可至健瘠者可至充夭閼者可至老壽惟吾藥之所投留侯曰若是乎先生之於醫可謂精矣良也不幸有病爲患於微躬無所奈之今得邂逅先生吾病其可療乎對曰何不可者曰吾之病凡幾年矣日食不能進一盂行不及數步而疲夜寢如有驚少立輒筋骨酸痺每坐見賓至竭力而不克起誤觸風雨則

不怡者旬日良竊自悲此病之為患非細也願因先生療之當有以謝容曰唯唯侯僕歸敝邑採樂為君療之留侯曰先生得無少遲乎曰不敢遲明年此時當至矣留侯泫然出涕淚下交頤曰嗟乎西江之水莫救枯魚燭龍之珠不照暗室我命在旦夕藥立至猶懼不足以延其殘喘況明年乎先生所云吾無望矣容於是抵掌呿然大笑曰嘻僕之見君也豈徒為醫來哉願獻忠言效愚計以通於執事耳君知病之為患而垂泣如此然

以僕觀之此不足為君患僕之所以為君患者葢有大於此矣患有大於此者而君不知省憂則僕謂當明年此時而後璧也何謂遲乎留侯曰良聞之彩鳳護其尾孝士重傷其指剔病為亡人軀命之物而不足以為患則自身外而推之雖泰山崩河海溢日月沉淪天幡而地折吾不以為患矣且吾本微賤而得此功名富貴於平生志願無不滿足尚何為患之有乎客曰君何不諭僕之意也君獨不見夫龜之為物也龜有千歲者其所

處必無底之壑而其遊必九仞之淵也物莫之害所以能引年也使龜如鷄豚馬畜於人之家而食人之食則雖有引年之能而亦不免為人之食矣君家世相韓韓滅君乃奮然崛起誓為故主報讎亡秦敗項而興劉天下聞之高君之義大君之績偉君之為人人傑之稱至見讓于真主君之功名富貴且極矣然僕聞之功名者上之所忌富貴者下之所嫉以一身處乎上下忌嫉之間吾未見其能有全者也方伍子胥之去楚而仕吳也

其心豈在於功名富貴耶求以報父之讎耳然當入郢之後而猶不去是以卒來宰嚭之讒而受刎頸湛身之禍今君能料諸臣有不為宰嚭者乎越王於大夫種親而兄弟愛而手足脩國治兵使君為霸大夫種固有功於越矣而越王亦何嘗不厚大夫種哉然種以賜劍死妻子為戮則以其不能早去故也今君能决主上之不為越王乎病而死者首領全焉衣衾棺槨如禮擇地而塟以時而祭子孫爵禄相承延及後世視諸刎頸湛身

妻子為戮者不有間乎今君亦惟患乎處功名富貴之極而不去以來上下之忌嫉失身退之道無先見之明以蹈子胥大夫種之覆轍耳至於病非所以為患也於是留侯稱善客曰君知此則君之病可不事乎療而瘳矣僕之里有三人之楚者各以千金為資或告之曰子行將遇盜矣其一人懼遺其金而去二人者相與笑之迨中塗果與盜遇二人被害而一人獨以生還夫是二人者非盜之宿隙而盜殺之者以其金也其一人者亦

非盜之故好而舍之者以其無金也則是一人者又豈二人者之所得而笑耶僕雖未求其名而品第之而其人之知與否則即事而可知矣且君之慮于病之為患也亦惟欲得夫壽而止耳是故世之論壽者必曰喬松喬松者周之太子也天下亦重矣喬松以為是溷吾之物委而去之甘心泉石長視千載彼豈假於藥餌然後延年益壽哉今君誠能聽僕之言拂衣而往若遺金者之所為而莫之顧恤則上無所用其忌下無所用其嫉

忌嫉不及乎身而優游乎功名富貴之外又何羨乎喬松之壽哉不然僕恐君之所患不在乎病而已也商鞅不聽趙良之言而車裂范雎能納蔡澤之諫而善終於秦惟君其熟思之留侯力疾起而謝曰良承先生至教加於樂數等矣敢不受命於是學辟穀導引杜門不出托之從赤松子遊雖上令自擇齊三萬戶而弗之取也太史公曰若良者賢矣哉而世儒以黃老議之嗚呼避害之道貴乎無迹我為故主讎而出出而大功名富貴

踵之然終非其本心故復有所弗取大人君子何以相異哉何必言黄老也蕭何逮廷尉韓信黥布三族就夷而良也超然高舉始終全善出諸公上避害之無迹此世儒之所謂黄老與然以今觀之當時孰有賢于良者哉雖然豈惟當時後世孰有賢于良者哉

右補

刪古嶽瀆經　宋濂

維禹治水三至桐栢山驚風迅雷石號水鳴五伯擁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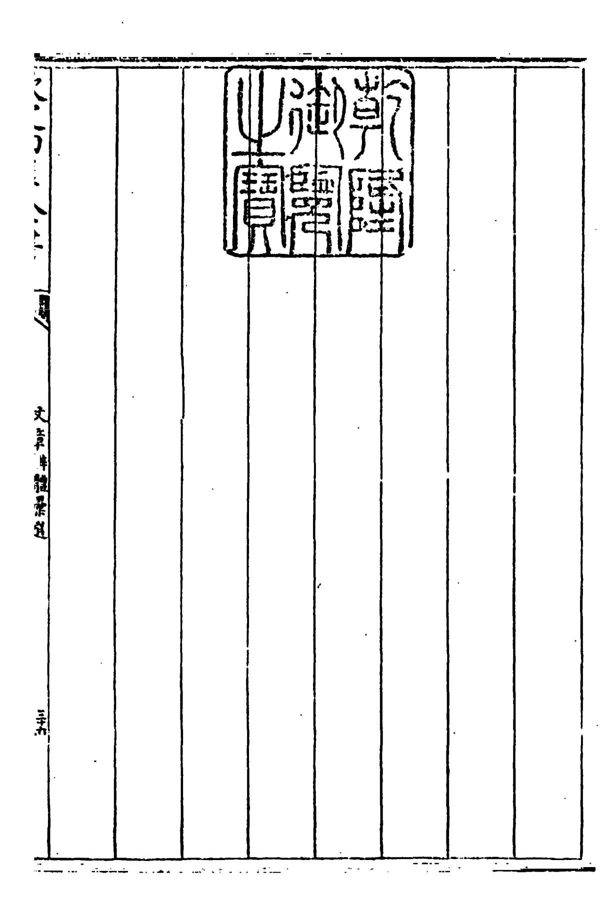
天姥肅兵雄干持旄龍鴻勅軒闕不能興禹乃震怒召集百靈蒐命夔龍桐栢千君稽首請命罔不惟寅神令所射激如橈槍乃縻鴻蒙乃囚章商乃縶兜盧皇威載揚犁婁卒劉勳不敢爭彼無支祈力踰九象厥形肖蝯目有電光量淮庚江辯捷從衡授之童律童律莫當授之烏木田木田遂藏授之庚辰庚辰扼其亢絡以鐵繩讋如牛羊縶諸淮陰龜山之旁木魅水精洞妖石祥犇號萬數若有喪亡淮流湯湯入海既平民用靖康直達

外方至于陪尾無壅弗通率惟厥常以昭于無疆

刪古嶽瀆經跋

世傳元和九年李公佐游洞庭登包山與隱者周焦君探林屋洞得古嶽瀆經第八卷今觀其文雖奇而未醇竊意即公佐焦君所造以玩世者戲刪潤其辭集古鳥文寫之以寄吳君濬仲濬仲蓋深於古學者也鑄鼎器與方乳曲文大禹爭妍其自知不可哉丙申冬十一月

濂志


乾隆御覽之寶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八十